

瓦爾登·湖還是池塘？



域外漫筆

今天到康科德去旅行，不時會見到亞裔面孔的遊客。這些遊客中相信不少是來自中國的，而且以大陸的為主。而對於那些大陸遊客來說，大概有不少是因為讀過或聽說過梭羅的《瓦爾登》一書。

梭羅和《瓦爾登》，在美國文學史上也是一個傳奇。只是《瓦爾登》一書，當初並非如今天這般被奉為經典。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一直到梭羅去世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康科德的當地人依然不明白《瓦爾登》這部書的所謂「價值」——瓦爾登就在他們身邊，儘管當時因為尚未開發到那一帶，但畢竟距離鎮中心也不過二、三英里的距離，並非遠在深山老林之中。梭羅的隱居，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遠離塵囂。他父母親的房子，距離他搭建在瓦爾登旁邊的森林中的那座後來才知名的「一室居」就更近。

也正因為康科德鎮上的居民們的「無知」，所以梭羅在森林中的隱居地也沒有人會去真正意義上關注，以致於在梭羅的《瓦爾登》誕生百年之後，美國的文人雅士們想到梭羅當年林中小屋去朝拜仰聖，竟然會找不到小屋舊址！這讓文人雅士們多少有點尷尬，但康科德人依然如故——在梭羅和他的《瓦爾登》之前，瓦爾登就在那裡啊！

中國文人有一句名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說的是神仙、龍種對於山水叢林的意義，其中多少包含了點文人雅士們的驕傲。而在康科德人看來，瓦爾登固然因為梭羅和他的《瓦爾登》而更加聲名遠播，但那是一個對於外地人才有意義的瓦爾登，對於康科德本地人來說，他們的瓦爾登還是那個瓦爾登，並沒有因為梭羅和《瓦爾登》而有所改變。

段懷清

有例為證。在中國，瓦爾登這個地名之後，還帶有一個湖字，即瓦爾登湖。當初梭羅的《瓦爾登》被翻譯成中文，書名即為《瓦爾登湖》。而梭羅該書的原名為：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為什麼中文書名中出現了一個「湖」字呢？想是與書中的內容有關，這是一部有關人與水的書。什麼樣的水呢？不是滔滔江河，也不是飛流瀑布，而是湖——翻譯者或許是這樣推測聯想的。於是給瓦爾登後面冠以「湖」。於是，在中國，瓦爾登以瓦爾登湖之名而遠播。今天來康科德的中國人，大多是衝着瓦爾登湖而不是瓦爾登而不遠萬里前來朝聖的。

但康科德當地人並沒有因為中國人的瓦爾登湖之夢，而將他們的瓦爾登或Walden Pond，更名為Walden Lake。湖畢竟比池塘要聽起來響亮一些啊！康科德人怎麼這麼不識趣，為什麼不知道將池塘更名為湖呢？這不是更利於旅遊業的開發或招商引資嗎？

康科德人沒有這樣去更名。你到今天的瓦爾登去旅行，夏天的時候，在池塘邊會遇到很多當地人一家老小在這裡玩水、曬太陽。也有在池塘靠裡面一邊垂釣者。他們嬉鬧、玩水，根本沒有任何顧忌，並不覺得因為梭羅而需要保持這個地方的寧靜或者神聖。對於當地人來說，是先有瓦爾登，後有梭羅和《瓦爾登》。既然梭羅所崇尚的，正是那種自然的生活，今天的康科德人，用這種方式保持他們與瓦爾登之間的關係，不正是對於梭羅和他的《瓦爾登》的思想精髓的最好理解與延續嗎？

也就是說，對於到康科德及瓦爾登來的外地人來說——尤其是中國人來說——在他們與瓦爾登之間，是隔着梭羅和《瓦爾登》的。他們需要通過梭羅和《瓦爾登》，來閱讀和接近瓦爾登；而對於康科德當地人來說，他們並不需要通過梭羅和《瓦爾登》才能接近瓦爾登。瓦爾登就是他們的生活，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春天瓦爾登周圍的山花爛漫，夏天瓦爾登水邊的玩水戲耍，秋天瓦爾登森林的層林盡染，冬天瓦爾登四周的白雪皚皚，這就是他們的瓦爾登。有梭羅和《瓦爾登》是這樣，沒有梭羅和他的《瓦爾登》也是這樣。對於他們來說，瓦爾登就是瓦爾登池塘，而不是什麼瓦爾登湖。當然，如果外地人想叫瓦爾登湖，在他們看來那當是外地人的自由，他們不去會干涉，也不想去干涉。

牠的一生

姜蒨敏



人生在線

有天見工人在修剪屋後的石精業時，驚出一隻拳頭大的幼貓。一般而言，流浪貓尤其幼小的，都會畏人。這隻走路還晃悠悠的小貓，卻毫不懼地纏在工人腳畔嘰嘰叫。牠的母親呢？怎麼不管牠？

我心有所動，便繞到屋後將小貓抱起來。這是隻灰黃色毛色間雜的幼貓，看年齡不超過一個月，渾身的毛蓬亂乾枯，摸着脊背像條刀背，叫聲也嘶啞無力，顯然是餓的。我想我得救救牠。儘管小區裡流浪貓很多，每年新生的小貓不計其數，但物競天擇，自然淘汰，最終成活的總是少數。而你不在意也罷，在意到，則覺得牠們怪可憐的。

我把牠抱到門前，倒了些牛奶給牠。牠「像餓漢撲向麵包一樣」，頭幾乎埋在小碟裡，吧唧吧唧地很舔一氣。於是我又餵牠些魚肉，牠歪著頭飛快地吃光了。再抓點貓糧給牠，照樣吃掉。這小子胃口這麼好，應該沒啥病吧？我覺寬慰。鄰居是個愛貓人士，她拿了兩包幼貓營養液過來，說這是進口的，裡面是魚、豆和益生菌混合物，特適合為這種貓恢復體質。於是又給牠餵了半包。這小子也不吝氣地舔了個乾淨。我找了個紙盒給牠當窩，想讓牠住在陽台上。畢竟牠可能有什麼病，我可不讓牠進屋裡來。問題是這小子或許把我當母親了，我不在牠就嘰嘰亂叫，見了我就往我身上爬，還經常拱我家紗門想進屋。而這季節白天熱了，晚上還蠻有些涼意，牠卻死活不肯睡盒子裡，蓋上蓋牠也會鑽出來。我只好找個塑料筐，把牠倒扣在裡面，以防牠夜間跑去。不意次晨發現牠拉了攤稀屎在筐裡。好在牠胃口照樣很好，餵什麼吃什麼，白天也知道到院裡去「出恭」。而且，牠顯然已認我這兒為家了，跑不多久就知道搖搖晃晃地爬三級台階回到食盆前來。於是我又讓牠飽餐一頓——或許就是這害了牠？次日夜裡睡覺前，我見牠早早地像個小皮球，頭伏在絕緊的四足上睡着了。牠不會受涼吧？我覺得夜風有點大。可是牠仍不肯睡進紙盒。我只好隨牠去。天亮前我忽然醒了，趕緊去看牠。只見牠側躺在筐中一動不動，近看則大吃一驚，牠身邊又有攤深黑的稀便，而牠已僵硬了……

唉，現在想來我也有些後悔，明知外面夜天還涼，幹嘛不把牠放家來，或者想想保暖的辦法？還有，牠那麼虛弱，怎能沒節制地餵牠東西？或許牠是有什麼先天疾病的，如果還在樹叢裡，恐怕一夜也捱不過，現在牠畢竟還享了兩天口福呢……可是，無論我怎麼自我安慰，總還有些諸如「無常」、「生命的脆弱、多艱」等念頭纏上心來。記得吳地有個「一歲死到一百歲」之說，可牠連一歲還沒到呢！當然，儘管牠也是生靈，畢竟還是動物，其生死只能聽憑自然法則擺佈。而我是人，還是多想與人命運和福祉相關的問題吧——然而，如果可能，我們更積極地兼及對動物與環境的關懷，豈不更好？……我嘆口氣。找了個塑料袋把牠裝上，放到垃圾箱裡。

拍賣鬧劇



文化什錦

近年來，一些所謂的藝術工作者很浮躁，竟想着天上掉餡餅。一幅油畫值多少錢？表面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實，作者最清楚。但是，作者就不說破，甚至與拍賣方和買受方聯合做局，人為地抬高自己，把自己變成一個「世外高人」，非常拿自己當回事。實際上，作者「陪了夫人又折兵」，自己拿自己當冤家，但卻沒人拿你當冤家！誰都知道，連一點收藏價值都沒有，怎麼可能拍出「天價」呢？除了自己炒作，誰會陪你玩呢，白熱開，真是拿錢買個「我喜歡」。除此之外，就剩下普通人飯後茶餘的消遣了。

表面看，拍賣鬧劇只是個別人的鬧劇，和我們大家沒有什麼事。然而，如果讓拍賣鬧劇自由發展，最終會禍害老百姓。儘管拍賣鬧劇不是我們需要的，但市場是我們需要的，公平正義是我們需要的。拍賣行不能沒有「公檢法」，拍賣市場不能沒有公平正義。一件作品怎麼也不能拍出「天價」！這就是規矩。有人說得好，一件作品拍賣公司可能無法保真，但卻不能「保假」，「保假」就涉嫌欺騙就涉嫌詐騙，就是違法犯罪！不保真可能沒有人管，但「保假」必須有人管，誰不作偽誰就是在犯罪！

北仁

前不久，一件被標為宋代定窯的「美人枕」，在澳門拍出近四億港元的天價。然而，迎接它的不是掌聲和鮮花，而是質疑聲一片。這件「美人枕」被圈內行家指斥為「假得不能再假」，簡直就是場鬧劇。認為其有自買自賣、假拍之嫌。其實，如此鬧劇在內地拍賣早已不算新鮮事兒，二點二億元的「漢代玉梳」、七千二百八十萬元的《人體 蔣碧霞女士》、一點四億元的宋徽宗的《瘦金千字文》，無一不是光鮮的數字背後隱藏着不可告人的貓膩。拍賣鬧劇緣何屢屢上演，藝術品拍賣到底有多難？

魚與熊掌可得兼

李夢



西札記

魚和熊掌，商業和藝術，似乎並不是兩相矛盾的事情。

這間只有十二間客房的酒店座落於市中心主幹道士巴丹拿道 (Spadina Avenue) 上。這幢三層建築頗有年頭，磚石結構，風格類似包豪斯，方方正正的。外牆被塗成鮮艷色，用Louise的話說，這顏色中有幸運的味道。酒店的名字Ocho，在西班牙語中是數字八的意思。這一數字在中文語境中，也有吉祥幸運的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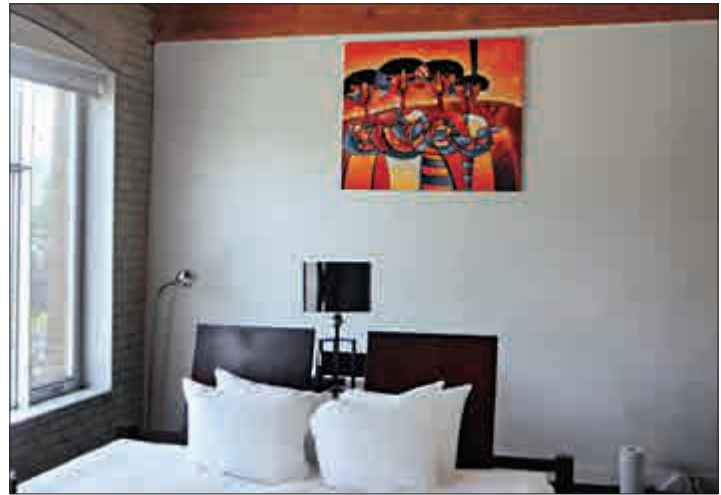
Louise出生在荷蘭，在南美洲度過童年和少年時光，曾經環遊世界，在紐約和香港等城市短居，十年前某次路過多倫多時談了一場戀愛，便留下不走了。那人後來成了她的丈夫。婚後，兩人在市中心租下這一整幢建築。經過四年多的裝修，Hotel Ocho在二〇〇九年開門營業。

酒店房間分為三類（標準間，高級間和豪華間），與我們慣常見到的快捷型酒店類似，主要客戶群是出差或短遊的年輕（二十五至四十五歲之間）商務人士。不過，與通常所見的快捷酒店不同的是，Hotel Ocho的空間設計和裝潢更別緻些，不論底層的咖啡座抑或樓上的客房，都是

Louise請來她的設計師朋友，根據建築自身特色量身定做。

一方面，Hotel Ocho具備快捷酒店簡潔方便的房間布置，另一方面又透過兼具藝術和實用審美的空間裝飾，試圖營造溫馨居家風格。如是兼具「快捷酒店」與「家庭旅館」的酒店市場定位，在北美和歐洲的大城市中並不乏案例。對於頻繁出差且厭倦了大型連鎖酒店奢華卻無新意風格的商旅人士而言，在這樣小而雅致的酒店中短住幾日，也不失為舒適愜意的調劑。Louise說，有些客人來得次數多了，甚至與他們成了朋友。

Hotel Ocho的位置也是吸引客人的重要因素。與多倫多市中心最時尚的皇后西街僅一街之隔，距唐人街衆多食舖步行數分鐘可達，周圍又有安大略美術館 (AGO)、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ROM) 和Richmond 401等藝術中心，如是優越的地理位置不單為酒店招徠顧客，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多倫多市中心時尚娛樂空間的建構。該空間以Spadina, Dundas, Bloor, Queen's和King's等潮人聚集的街道為座標，功能定位與香港中環的Soho區以及紐約哈德遜河畔



酒店房間內掛有本地藝術家作品

李夢攝



座落於多倫多市中心的Hotel Ocho建築具包豪斯風格

(網絡圖片)

如是我見

創業失敗不一定是壞事。讀者在承受失敗，心態上一定是很沉重。所以，把自己的心態歸零。其實，很多的投資人他們覺得創業失敗是人生的一個必經的經歷。如果你沒有這樣子的經歷，他不會願意投資你。你看到現在所謂這些成功者，在一個過程裡面，真的就是恭喜你，能夠拿到成功的先修證，也就是未來你要開展更好的工作的一個里程碑。

人透過很多經驗的學習，看起來好像越加的成熟，但是很多的傷害也被我們學習到了，所以我們產生很多防衛機制出來。為了想保護自己，就不願意再花時間或者花精力去投入一些事情。我們的頭腦有一種傾向，會把某種深刻的經驗泛化到其他類似的的事物上面去。我們覺得這條路永遠都不通，但我們卻沒有想過，這條路不通，可能是因為我們手上沒有拿到鑰匙去開路它。

創業失敗後的心理恢復

趙安安

失敗後該如何重新站起。這需要時間，就好比跌倒了，你會

除了走出去去接觸一些新的刺激，另外就是可以盡量多找一些具有正面能量的朋友。這些能夠給你打氣，給你足夠社會支持的同伴。最好就是那種曾經創業失敗的朋友，而且你知道他們是很樂觀的，或者是現在正在二次創業的人，他們一定會給你很多的意見和鼓舞。其實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最珍貴的就是共鳴和接納。你多跟這些朋友在一起，自然而然就會心態調整的更加積極正面。

所以你要先放空，先跳脫你原本的那個生活空間或者思考方式。先暫停，讓自己的大腦有探索其他的可能，你才會有一些新的想法。而且你的內在動力也會因為這樣子慢慢地恢復能量。

旅行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人事物。你要開啓一個新的空間，讓自己去接受新的刺激。舊有的行為模式在我們的大腦裡已經形成一個神經回路。你不斷地強化它，這個回路就越不斷地強化，許多的情緒和想法就繞着這個團塊成爲一個模組。舉個例子，很多人在想一件事物的時候，想不出來。你放空，或者做一些其他的的事情。然後這件事突然就被你想出來了。你會覺得很奇怪。我沒有在想，怎麼這件事突然就出來了。之前你拼命地想，反而想不出來。其實我們是讓大腦在潛意識層面去探索其他路徑的可能性，即是你沒有有意識到。而不是只是把它綁死在一個原有的神經模塊裡面不斷地去迴圈。